

開發中國家都市「非正式部門」之研究

陳小紅

(作者爲本校社會學系專任教授)

摘要

傳統着重國民總所得增加的發展政策並沒有給開發中國家帶來預期的下濾效果(*trickling-down effects*)。是以自一九六五年後，「充分就業策略」遂逐漸取代傳統只重 GNP 之政策。而自國際勞工組織於一九七三年推動世界就業方案運動(World Employment Program Mission)以來，都市「非正式部門」之概念更成了研究開發中國家就業政策方面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文由非正式部門涉及之活動，所具特性及生產方式等層面探討此一部門之涵義，並由其構成份子及所提供之勞務兩方面闡述此部門形成原因，進而剖析其與正式部門間之關係。文中並試圖由雙元及依賴二派不同理論基礎所發展出之若干開發中國家在解決都市非正式部門問題所採對策中，尋找此一部門發展與其特定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變遷間之關係；文末並提出了在此領域中未來研究應再行努力之方向。

「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這一名詞最早出現於一九七一年國際勞工組織(ILO)及聯合國發展方案部(UNDP)對非洲肯亞就業狀況了解的報告中。自那時起，此一名詞逐漸廣泛地被採用；時至今日，它已成爲發展政策研究方面一項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在探討就業政策時更然。

當初「非正式部門」之所以被提出係因國際勞工組織對肯亞經濟發展結構中所稱之目標團體(target group)—都市中之貧窮者(urban poor)的關心。簡略地說，即在探討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的成果如何能快速地下達(*trickling-down*)社會的基層時，以都市而言，對「非正式部門」的了解似乎很自然地構成一主要的環節。這些年來，許多研究已指出，「非正式部門

」這一概念在說明並了解都市經濟中的所得分配方面，的確是項好的指標。

本文擬由開發中國家都市(1)非正式部門涉及的概念，(2)非正式部門形成之背景，(3)非正式部門與正式部門間關係的理論基礎；(4)若干國家對非正式部門發展所採對策；等數方面研析此一發展學說領域中之新思潮，希冀能由既有經驗的回顧和檢討，參酌有關學說，提出在此領域中未來研究應再行努力之方向。

壹、都市非正式部門涉及的概念

「非正式部門」一詞的定義不下五十多種。吾人可由其所僱用的人員、需要的資金、生產量、現代化程度以及與整體經濟的整合性等數方面來加解釋。現僅就其中較重要者分述如下：

1. 着重於活動面之看法..

(1) Keith Hart (註1) ..

一九七三年在對肯亞的研究報告中，Hart 會指出，正式及非正式部門最大的差別在於所得機會，前者以賺取工資為主（wage-earning），後者則為自營作業式的（self-employment）。這種分法採取的主要標準在於勞力是否是以恒久且有固定報酬的方式來任用。如果是，則常被計入國民經濟會計帳中（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若否，則無法被列入。前者也有被統稱為現代部門（modern sector），而後者則又常被稱為塗暗部門（the murky sector）、未加計算部門（the unenumerated sector），生產量低的都市部門（the low-productivity urbau sector），失業及未充分就業者之儲備部隊（the reserve army of underemployed and unemployed）或都市傳統部門（the urban traditional sector）等。

Hart 這種分法顯然有值得商榷之處。因為就生產量而言，非正式部門並不一定是生產量低的部門。同時，這種分類還遭到無法區分受雇於非正式部門中之工資賺取者（wage earners），及無法將正式與非正式部門間的自營作業者（self-employed）作一良好分劃之批評。此外，此一分類也未能探討非正式部門與正式部門間之關係。

Hart 進一步還列舉了非正式部門中所包括之行業如下（註1）：

a、合法性者：

- (a)、初級性及次級性活動——包括農業、花圃、建築包商及有關事務、自營工藝者、鞋匠、裁縫、飲料製造者。
- (b)、資本額較高之服務業——包括住宅、交通、公用事業、商品投機及租賃業。
- (c)、小規模之銷售業——包括市場經營、小販、攤販、筵席包辦、酒保、搬運、抽成代理、掮客等。

(d)、其他服務業——如樂師、洗衣婦、擦鞋匠、理髮師、垃圾處理者、攝影師、車輛修理及維護者、司法黃牛、禮儀服務者、巫師（醫）等。

(e)、私人交換——如人際間禮尚往來、金錢借貸、乞丐等。

b、非法性者：

- (a)、服務業——如拉客、分贓者、放高利貸、黑市業者、走私偽藥或販賣毒品者、私娼、皮條客、貪污賄賂、詐欺勒索者等。

(b)、交換性——如扒手、慣竊、侵佔或挪用公款者、賭博、騙徒等。

由某一角度看來，這固然是一較明確的劃分方式，然因在正式部門中往往也有這些行業存在，因此兩部門間真正的差異究竟何在並不容易由此分類中區分出來。

(2)、Ray Bromley 和 Chris Gerry（註11）：

Bromley 和 Gerry 兩人所提出來有關非正式部門之概念乃一對賺取工資和自營作業修正後之看法。他們以零工（casual work）一詞替代非正式部門來說明都市中之貧窮者。其所強調的為這一團體的所得和就業都缺乏「最起碼的安全保障。他們認為靠零工方式生活者，不論是幫別人或者自己、從事合法或非法、生產或非生產性活動，基本上都只在求得一些收入而已。

Bromley 和 Gerry 將穩定之工資工作者（stable wage work）及真正自營作業者（true self employment）列在一連

續線的兩端，而視收入及就業並不穩定及安全者為零工（casual worker）。他們依序列舉了如下四種不同方式之零工（註四）：

- a、短期工資工作者（short-term wage work）——如試用者、見習者，為某一特定工作或趕工時受雇者。這些工作多半以日、星期、月或季計算工資，並未享有與長期受雇者一樣的待遇。
- b、隱藏性工資工作者（disguised wage-work）——指以發包或簽合約方式工作者，如保險公司之業務員，係以抽成方式計算其工資。

c、依賴性工作者（dependent work）——指那些依賴某一組織提供資金、設備、材料方能營生者；如工藝匠（artisan）之於特定客戶，計程車司機與車行，街頭小販和准其賒帳之批發商等均是。

d、真正的自營作業者（true self-employment）——指擁有生產工具之自營作業者而言。

由上述分類中，吾人可以明顯地覺察到傳統所認定為自營作業（self-employed）的，其實很可能只是隱藏性的工資工作者或依賴性工作者。

總之，這種分類最主要的標準為「工作安全性」。所謂工作安全係指最低工資、工時、加班費、資遣費、有給假期、疾病給付、保險及各種抵押、購物甚或房屋津貼等。對零工來說幾乎無法享受到這些保障。而一般相信隨着工會、政府，尤其是來自國際勞工總署的壓力，這些對工資工作者（wage labor）的保障將日益加強，助長所謂「勞工貴族」（the aristocracy of labor）之形成。

當然，比起工資工作者來，零工們在工作時間、地點及工作流動上均有較高的自由度。他們可以同時從事好幾項工作，也可以因季節轉換工作，更常常從事非法性、秘密性或不道德的地下工作，因此在經濟統計資料上，對這些人的記載常常是付諸闕如的（註五）。不少研究曾指出從事零工的一部份人只要願意可以很容易的轉入工資工作者的行列中。不過，對於孩童、老人、婦女、殘障者或教育及技術水準均低的人、非法移民或無工作許可證者，或許零工是他們唯一的生路。

綜合言之，從事零工最大的好處為具有彈性，最大的缺點則為缺少安全感。對真正的都市窮人而言，他們顯然會受到這種

缺乏保障工作的負面影響，然而對於富者而言，他們却往往可以因介入零工中的非法性活動而蒙受其利。總之，此一分類旨在幫助吾人了解在大的及小的廠商間、廠商及工作者間以及政府與勞動力間的關係，也即希望藉此分類避除傳統兩分法的缺點，俾使吾人對合約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經濟連瑣與就業結構的改變等問題有更深切的認識。

2. 着重於產業面之看法：

(1) ILO（註六）：

ILO由非正式部門涉及產業而非從業者的立場，分析此一部門有別於正式部門產業之特性如下：

a、不論是受雇或雇人，進入非正式部門工作都比正式部門容易。

進入正式部門就業常需具某種專業資格。即使打算自己開業者也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資金或規模、牌照等。當然，非正式部門有時也需要某種證照，如攤販執照，方能營業，但在基本限制上比正式部門少了許多。此外，非正式部門大半為非技術性或半技術性工作，或許這也是一般人尤其是移民或教育水準低者、婦女、小孩、殘障者容易進入的原因之一。

b、比起正式部門來，非正式部門較少有獨占、壟斷而較具競爭性。

非正式部門的交易多半係以面對面方式進行，價格常決定於討價還價的功夫，不容易形成壟斷現象，從業者間的競爭性相對也就增加了。

c、正式部門的生產工具（方式）往往操縱在外國人手中，以資本——技術密集方式生產，產品多半銷售國外；而非正式部門之資金、材料、工具均來自本土且常以家庭式、勞力密集經營方式出現。

非正式部門之從業者因常無法取得足夠資金，在進帳及進貨的時間上不得不儘量縮短，因此規模常較正式部門為小。同時，也因其無法像正式部門一樣直接地和保險業者扣上關係，經營風險大，也常無能力或意願擴張，故往往以家庭為中心，談不上享有規模經濟的好處。在生產技術方面，由於資金缺乏及緩慢的資本累積，致無法像正式部門一樣採用資本及技術密集式的生產方式，產量自然就受到限制。

d、一般非正式部門的營運規模較小，從業人員之技術常係來自正規教育以外的訓練。
e、非正式部門常是受忽視，不被支持且往往遭政府管制及限制的部門。

(2) S. V. Sethuraman:

Sethuraman 列舉了下述標準（註七）作為劃分非正式部門中不同企業的根據，以補充 ILO 報告之不足。

- a、製造業・凡符合下述一項或一項以上條件者，即可被視為非正式部門。
 - (a)、雇用十個或十個以下的工作者（包括部分時間工作（part-time）及零工）；
 - (b)、不合政府規定之非法營業者；
 - (c)、雇主之家人常幫忙工作者；
 - (d)、工作的時間或日數不固定者；
 - (e)、工作常在一種臨時或半永久狀態下進行，或經常更換地點者；
 - (f)、生產過程中不用電力者；
 - (g)、並不依賴正式金融機構提供所需資金者；
 - (h)、產品以直接供應最終消費為主者；
 - (i)、正規教育少於六年者。
- b、營造業・凡符合下述條件之一或一項以上者，即可被視為非正式部門。
 - (a)、凡具上述(a)－(c)或(i)項條件者；
 - (b)、未擁有任何動力操作的機器設備者；
 - (c)、僅介入半永久性或臨時性建築之興建者。
- c、交通業・凡符合下述條件一項或多項之任何一種與交通、倉儲、運輸等有關之行業，均可劃入非正式部門。
 - (a)、符合 a 類所列(a)－(e)、(g)或(i)項條件者；

(b)、未採任何機器動力工作者。

d、商業・凡符合下述一項或多項條件者，即可列入非正式部門。

(a)、符合a類所列(a)－(e)項條件者；

(b)、往往經營二手貨或飲食買賣等。

e、服務業・凡符合a類中所列(a)－(e)項條件者，即可列入非正式部門。

(2) John Weeks (註八)：

Weeks 偏重在非正式部門企業營運環境方面的探討。簡單地說，Weeks 認爲正式及非正式部門的差異在於其交換關係中所涉及的組織特性以及其經濟活動與政府間之關係有別。他指出正式及非正式部門係同時存在於一種不均衡經濟發展的結構中，致兩個部門發展的方向及範疇各有不同。

於此可見，由產業觀點探討「非正式部門」概念者多半側重於此部門所具特性方面之研究。

3. 着重於生產方式面之看法：

(3) Rob Davies 等之雙元論者：

有一些學者習慣於由雙元角度來看開發中國家都市之經濟結構；有將之分爲以工廠爲主經濟 (firm-centered economy) 與市集式經濟 (bazaar-type economy) 者，也有將之分爲高層 (upper-circuit) 與低層 (lower circuit) 經濟者。這派學者們主要強調的是傳統及現代部門間生產方式（技術）上之差異。

Rob Davies (註九) 卽會指出要想區分正式及非正式部門，最重要的在於它們乃代表着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正式部門建立在一發展良好的社會生產基礎上，非正式部門則不然。非正式部門的生產方式及技術常爲非資本密集式的。而正式部門中，生產方式常被一小撮人所操縱，工作者工作也只是在滿足這一小撮人的利益。非正式部門常爲自營作業式生產，沒有明顯的分工，生產關係多半屬於橫向而非縱向（上下），不像正式部門中之生產關係乃建立在分工，層級制的原則上。

Davies 並認爲正式部門的生產方式常可左右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築（政治結構），而非正式部門則常運作於一個自己無法

控制及左右的環境中。這並不意味非正式部門不重要；相反地，其與正式部門間存有頗為密切的共生關係。Davies¹為這種情形的發展，有其歷史性的因素，尤其對會遭殖民主義蹂躪的國家而言，要了解非正式部門的運作，必須由其歷史脈絡中追尋此兩部門蘊含之訊息才有意義。

◎kenneth J. King 等之依賴論者：

另有一批學者主張與其將一國生產部門「分為二」，不如將一國經濟活動放在一連續體（continuum）中來看更為貼切。這派學者將非正式部門經濟活動大致劃分為：

- a、小規模生產者，領取工資或薪水之勞動者；
- b、自營產業及無酬家屬工作者；
- c、領取正式部門工資之零工；
- d、賺取準工資之技術熟練工人（journeyman）。

透過這些部門不同生產方式及相互間關係之了解，這派學者指出一國中非正式部門實可被視為「先資本主義的生產部門」（pre-capitalist sector），其發展與資本主義化部門（capitalist sector）甚或國際經濟間（international economy）有上下從屬的關係。Bose, King（註10）等人的研究均證實了這種關係存在之事實。

總之，這派學者強調的是正式及非正式部門間具有「不平等的交換關係」（unequ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

透過資金（credit）、設備（facilities）和發包（sub-contracting）的安排，非正式部門對正式部門產生了一種依賴，而正式部門因具有獨占及受政府保護的優勢，也往往對非正式部門進行剝削。在這種觀點下，這派人士探討的雖然仍為兩部門生產方式的差異性，但比起雙元論者，似乎已確認兩部門間具有極密切相依相存之關係，而非各自獨立的兩個個體了。

誠然，與非正式部門相關之概念頗多，其在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之稱謂亦不盡相同（註11）。不過，由上述幾種較重要的界說中，我們對此概念大略已可有下述幾點基本的認識和了解。

1. 對都市非正式部門最早之研究所着重的為對都市貧窮者（urban poor）經濟活動概況的了解。

2. 非正式部門一詞的正式啓用緣於一九七一年由 ILO 贊助 Hart 在迦納之實證研究。Hart 強調此部門為不被計算在國民經濟會計內之經濟活動。他以工資賺取及自營作業作為區分正式及非正式部門之依據，着重的是一個人是否係在一定報酬、經常性受雇情況下工作。

3. ILO 針對 Hart 所列舉非正式部門產業有別於正式部門之特性加以研究，期能提出解決此部門問題之具體可行對策。

4. Sethuraman, Mazumdar 及世界銀行等之研究着重在都市勞動力市場而非產業之兩分。強調重點為正式部門乃受保護部門（protected sector）的觀念。

5. 不論非正式部門如何被界定，許多學者之論點基本上似乎均脫離不了經濟雙元論（economic dualism）之影響。如有認為一個經濟體系內同時存在二種不同生產系統者，一為以資本為主的，另一則為農村式的；也有稱其一為工廠為主的經濟，另一為市集式經濟；或稱其為高層及低層經濟；或稱其一為高利潤、高工資獨占性部門而另一則為低利潤、低工資競爭性部門者。

6. Weeks 等人在討論正式與非正式部門差異時，特別強調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他也主張非正式部門較無保障（unprotected），自亦較難獲得政府有關資金、技術移轉等之協助。除了 Weeks 外，持依賴理論（dependent theory）觀點的學者更分析了生產方式、關係的不同乃造成正式有別於非正式部門之主因。

貳、都市非正式部門形成的背景

在過去廿五年中，第三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化過程，許多國家的都市人口在十至十五年間增加了一倍。伴隨此過程而來的明顯現象之一即為鄉村至都市的大量移民。一般言之，由於工業化的速度跟不上都市化帶來的人口壓力，都市遊民、貧窮、失業等問題遂成為二次大戰後這些國家都市發展方面共同的課題。

然而，第三世界國家所採取加速工業化的策略多半建立在資本密集式之開發將賺取大量外匯、加速經濟成長，而這種成長後的果實會很快地下濾（trickling-down）到經濟結構中的底層之假設上。因之，大規模的貧窮、失業及貧民窟的蔓延被視為

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遲早會因國民總所得的提高而消失。在這種政策的前提假設下，都市移民被認為終久將由其所屬之邊際性（註一三）（marginal）地位整合到整體社會結構中，由邊陲性的就業者或所謂過度膨脹的服務業部門（註一四）（tertiary sector）轉移成為工業部門的工資賺取者（industrial sector wage employment）。

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降，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却顯示原先以增加國民總所得為主要考慮的發展政策並未如預期般帶來解決貧窮、失業及遊民問題的辦法。因此，在一九六四年時，ILO 開始鼓吹以「充分就業」為主之政策。一九六九年時，更透過其世界就業方案（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的推逐將此一政策引進許多開發中國家之發展政策中。

1. 非正式部門研究之核心・就業問題

Hart 在一九七三年對迦納所作研究報告中即曾指出由鄉村至城市的新移民往往因不具備某些特殊技能，或因正式部門中欠缺適當的就業機會，因此只有進入非正式部門工作。這些靠非正式部門收入維生者常被通稱為都市的無產階級（註一五）（urban proletariat）。原因是他們的收入常低於合法最低工資標準，所以也常被視為未充分就業者（under-employed）。Hart 的研究指出非正式部門的就業機會對鄉村至都市移民及遷移行為深具影響。可見就業問題乃為非正式部門探討之核心。

至於非正式部門究竟如何形成的問題，大凡有二派不同的看法，一則由構成此部門之成員來看；另一則着眼於該部門所提供之勞務。

2. 非正式部門・移民、失業者的緩衝所及墊腳石

由構成非正式部門成員着眼者認為由於從事非正式部門工作者常身無一技；這些人不是只有留在鄉下務農不遷居都市，就是只能從事正式部門中領工資的勞動工作（wage labor）。但開發中國家一方面鄉村部門不需要這麼多勞力而都市正式部門又無法適時提供足夠付工資的工作機會，因此移民來到都市後，自然只有在都市的非正式部門中討生活了。基於這種看法，都市的非正式部門中實際包括了等待領工資的勞動者（wage-laborers-in-waiting）。當然，這種看法的本身忽視了一項事實，即非正式部門中有許多不同階層，也即並非所有非正式部門的工作者都期盼尋求正式部門的就業機會。Davies 在 Hawley 一地的研究中（註一六）就曾發現進入非正式部門工作者有自願與非自願性二種。該研究指出，也許在一開始時，有些移民確實是在

尋找正式部門的工作，一旦不成而進入非正式部門後，發覺非正式部門的工作可能更符合自己的興趣，所以即使再有正式部門的工作機會，也不見得會考慮重新回到正式就業市場中去。

另一由「人」的立場出發的學者（註一七）強調非正式部門乃由許多小商人（incipient capitalist 或 petty merchant capitalists）所構成。這些人之所以會從事這個部門的工作，一則可能是因為這是份收入相當不錯的工作，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這些從業者正處於資本累積的某一階段，將來仍以踏入正式的經濟部門為目標。Hartley 的研究中也提到過此。然而，由於前節中對非正式部門概念的了解，我們很難武斷地說，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每一份子都是小資產階級，將來都會進入正式部門的就業市場中去。

綜合上述觀點，我們可以有一項體認是，非正式部門一則提供了移民、失業者緩衝性的就業機會（buffer against unemployment），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部分人士舒適生活的門檻，這些人獲取更多資產的墊腳石。

3. 非正式部門：中、低收入者勞務之提供來源

無可否認地，大多數都市非正式部門提供了正式部門所無法滿足的一些勞務。例如，這個部門往往提供了在正式部門中須付出較高代價才能享受到的服務。這點並不難了解，因為在生產過程中，非正式部門常可省去如稅收、最低工資保障等許多不必要的開支。它也不像正式部門常需確保商品的一定品質；這對一般不講究品質標準的工人階級而言，非正式部門更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當然，有許多人或許要問何以正式部門發展的觸角不延伸到目前由非正式部門經營的項目上來的問題。一般說來，以大規模生產方式經營的企業，其規模及技術的本身即限制了它們朝滿足非正式部門需求方面的發展。更何況這些企業往往以國外而非國內市場為其生產目標呢？同時，有些非正式部門，由於法律及行政上的限制，或許雖已發展到一相當規模，仍然不願正式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不管正式部門的發展有多健全，非正式部門將會繼續存在下去。

綜合言之，都市移民、貧窮、就業、失業等構成了研究非正式部門成因的主要層面。移民或都市中之貧窮者之所以參與非正式部門工作的原因固然很多，一般相信，低工資政策、經濟不景氣連帶產生的通貨膨脹、和發展不够完整的正式部門都是導

致都市非正式部門出現的主要原因。

參、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間之關係

Hart 在對迦納的研究報告中曾提到一些頗具價值的問題；如都市中的非正式部門對經濟累積（economic accumulation）過程究竟有無助益？非正式部門究竟是一個被動、被剝削的部門還是具有提供都市貧窮者創造所得功用之部門？

對於以上問題的看法，大致上說有兩種不同的立場（註一八）。有些人士認為都市的非正式部門是獨立於經濟結構中其他部門之外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非正式部門具有一種依賴及附屬於正式部門的地位。

1. 正式與非正式部門：經濟結構雙元性論者

(1) 溫和而自主的（benign and autonomous）非正式部門。

ILO、Hart 等研究均會指出非正式部門可以被視為一羣無法獲得市場、資金的人，為求生存而形成之部門，其存在的本身即已證明了它具有進一步成長的潛能。Oshima、Sethuraman 等人也都認為非正式部門乃是提供都市中較低階層者勞務及就業機會的一個部門。他們的理論模型中多少帶有此一部門與經濟結構中其他部門並無關聯的假設。他們提及由於這個部門不需要太多投資的關係，有效的運用資源（尤其是勞力）多少將可創造一些剩餘利潤（surplus）。這對此部門的成長自有助益。此外，這個部門的經濟活動多半不具冒險性，業者往往將賺來的錢，透過非正式的財政系統（如標會、互助會、放高利貸等），或儲蓄或再投資到自己或親友的事業中去。

(2) 與正式部門整合的（integrated）的非正式部門。

另一些人則認為非正式部門並非獨立於正式部門之外，而是與正式部門間存有一種互補的關係。在這樣的觀點下，非正式部門通常扮演向正式部門輸出勞務的角色。Weeks、Mcgee 等均持此看法。以攤販為例，Mcgee 的研究即會提到此一部門所從事的為垂直性的財貨交換，如販賣飲食、成衣、甚或交通性勞務等。

這派人士認為非正式部門乃為與經濟結構中其他部門密切整合的一個環節。它輸出近四分之三的產品（勞務），而由其他

部門輸入相同比例的消費品。由於其輸出大半為勞務（商業性或家管服務），故受正式部門技術變遷的影響極微。是以此部門的成長須視其所生產產品是否能尋覓較大的市場而定。

不論是認為非正式部門為一自主部門或與其他經濟部門整合者，都認為非正式部門的成長可以使該部門中某些人進入較富裕的所得階層中。所不同的是，持自主看法常使吾人不易預測這種成長潛力將循進化（evolutionary）或不進化（involutionary）方式進行。因為自主的觀點多少暗示該部門為一封閉系統，其成長與否須視勞力供給（labor supply）情形來定。而持整合觀者多少暗示了只要整個經濟結構有成長，非正式部門的活動也可能會跟着成長。

2. 正式與非正式部門・經濟結構依賴性論者

主張非正式部門活動應被視為一種附屬性活動者，常是由國際層面來談此兩部門間之關係。這派人士認為，就非正式部門對正式部門的關係看來，非正式部門的產生可以說是一個資本主義式生產社會尚未完全發展過程中必然且無可避免的階段。也即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正式部門需要低廉的勞動力，此勞力的來源又有賴未開發的農村部門加以提供。因此，由某一個角度來說，勞力是由農村被迫轉入工業部門的。簡言之，在這樣一個正開發的經濟結構中包含了一個已經發展而另一則尚未發展的相互關聯的部分。於此種情形下，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不僅是那些由鄉村移入城市者的就業機會，同時更是無法或不願進入正式部門者的棲身之所。

若由理論上說，要想使這樣一個經濟結構真正的發展，似乎應該禁止非正式部門的存在才對。然而，未加限制的原因之一即在於這個部門扮演着一類似社會安全制度的角色（由所得及工作安全性而言），也即有些非正式部門的收入並不比正式部門為低，因而移入城市中之移民不至變成暴民。此外，非正式部門可被正式部門用來作為控制工資的工具，或藉以防止正式部門的罷工，甚或以之作為逃避政府稅收的手段。由此可見，在發展政策上，吾人應該關心的也許不是如何「消滅」非正式部門的問題，而是怎麼樣使這個部門的發展不至太大或太小的問題。

除了第二節中論及非正式部門形成的原因外，Weeks 的研究就曾經特別提到過非正式部門存在的幾項優點如下：

- (1) 提供低收入者所需，減少對進口品之依賴；

(2) 提供本土性之資本財貨 (indigenous capital goods) ..

(3) 可透過鼓勵勞力密集式的工業發展方式，增加就業機會 (employment/output ratio) 並保證更有效地利用資本。

當然，在具有勞力市場分化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特性的正開發經濟結構中，由於非正式部門具有依賴及附屬特性，它的發展自不免受下述因素之限制。

(1) 受政府、工會等限制，以至其勞力流動至正式部門之可能受到阻礙，這也即在這一節中所提到過的「勞工貴族」之論點。

(2) 與採資本密集方式生產的正式部門間確實存在明顯的所得差距 (income differentials) 。

(3) 由於缺乏資金，也可能是因為正式部門的獨占性質，非正式部門的生產很難有規模經濟或採高級技術從事生產。正如 Bienefeld 及 Tokman 等人所言，這種情況無異限制了非正式部門的成長，充其量，其成長常僅是暫時性的，當達到一定市場規模時，正式部門中獨占性的廠商將取而代之。

(4) 非正式部門常需依賴正式部門提供其生產所必需的原料。而這些原料或貨物又因所需數量少往往需以高價買進，低價賣出，一旦非正式部門經營不善時，為了求生存很可能只有向正式部門告貸或變成正式部門的代工，正式部門對非正式部門進行剝削之可能於焉形成。

(5) 為減少冒險，非正式部門的生產常是朝多元化方向發展，而非集中於某一項目的大量生產，如此利潤較小，自然無法快速的累積資本；加上非正式部門內的競爭性也降低了其成長潛力。

Scott 曾以秘魯首都利馬之研究分製造業、營造業、商業等部門詳細敘述了非正式部門發展之經過及其與正式部門間之關係（註一九）。圖 1、2 清楚地刻劃了以上提及的勞動市場分化的情形。若以依賴論觀點為基礎，對非正式部門未來將如何發展的問題，提出了須視其資本化部門 (capitalist sector) 之發展、全國經濟發展走向以及國際經濟發展對其正式部門經濟之影響而定。由此吾人不難覺察到在經濟依賴特性高的開發中國家，要想藉政策干預來處理非正式部門的問題實非易事。因許多因素並不僅涉及非正式部門而已，甚至並不操縱在本國內，而是在整個世界體系內所謂的中心國家 (core country)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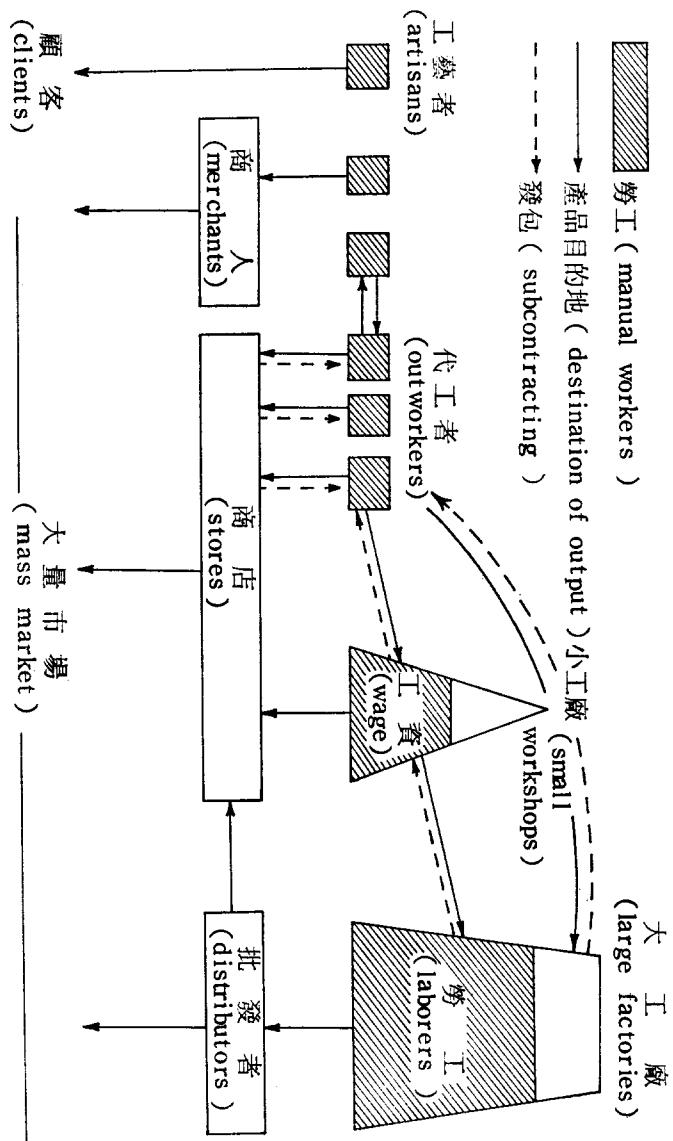


圖 1 製造業部門獨立與依賴作業關係圖（秘魯利馬）(Scott : 1979 , 第1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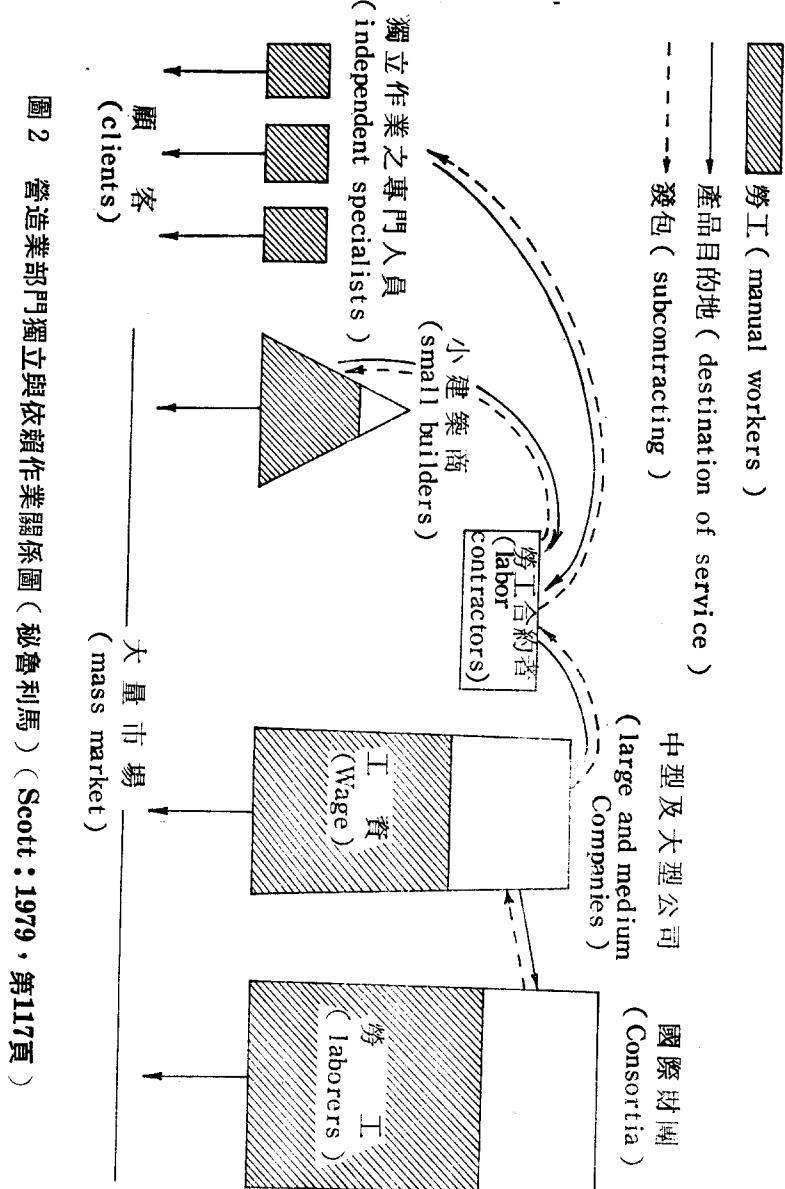


圖 2 營造業部門獨立與依賴作業關係圖 (秘魯利馬) (Scott: 1979, 第117頁)

肆、開發中國家解決都市非正式部門問題的政策

由上節所提正式與非正式部門間之關係中，吾人大致可歸納出雙元（dualist）及依賴論兩種觀點。而基於這兩種不同論點發展出來解決非正式部門問題之對策自亦有別。持雙元論觀點者認為未來應透過融資（credits）及發包（subcontracting）關係之強化，增加兩部門間之緊密相關；而強調依賴論者則主張在政策上應儘量輔佐小型企業者（petty commodity producers）獨立自主發展，以減少甚或杜絕其與資本部門企業（capitalist enterprises）間之依賴關係。

1. 全國性政策：

在第二節中已述及，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結構的不均衡性（structural imbalances）被公認是造成開發中國家就業問題產生之主因。在發展政策上，純粹着重成長的模式逐漸被考慮充分就業（分配）策略所取代。ILO自一九七〇年開始推動的就業方案運動可說是一重要的里程碑。下面我們就來看看一些開發中國家以全國為目標在這方面所採之策略（註10）。

(1) 哥倫比亞…

一九七〇年 ILO 報告中曾指出哥倫比亞存在三種不同方式的失業：

- a、缺少就業機會；
 - b、缺乏適當收入（即以最低收入為標準，凡低於此標準者即被視為失業）；
 - c、有許多未加利用或未加充分利用的勞動力。
- 具體地說，該研究針對明顯，隱藏性等失業作了明確的區分。其調查結果發現在哥倫比亞
- a、三百萬的都市勞動人口中有五十萬人正在求職却未能找到工作。
 - b、都市勞動力中，約有三〇—四〇%被歸入失業、未充分就業（underemployed）、或未具生產的就業狀況下工作（unproductively employed）。
 - c、目前就業者中，絕大多數的收入是偏低的。

簡言之，貧窮可說是哥國就業方面普遍存在的現象。為了解決此問題，哥國政府在「充分就業策略」（full employment strategy）之指引下，擬於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五年間創造五百萬個新的工作機會。為達成此一目標將採取之政策有：

- a、土地及財稅改革（land and fiscal reform）。
- b、限制消費性支出。
- c、開發勞力密集式工業之就業機會（如營建業及手工業）。

- d、國民所得年八%之成長。

由上述政策的內容看來，可知其涉及範圍至廣，一般認為若想實現這些政策目標，或許需要一次全面的社會改革方有可能。

(2) 斯里蘭卡：

ILO一九七一年完成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斯里蘭卡失業現象包括下述數端：

- a、失業率高達一〇—一五%。

b、失業的本身或許並不是問題的核心，而是在就業市場中願意且有能力工作者常無就業機會。

c、十五至廿四歲年齡組的失業問題似乎最為嚴重，失業率高達四〇%。

d、十五至廿四歲且受過中等教育者之失業情形更為明顯，其失業率合計高達七〇%。

e、鄉村地區婦女失業情形頗為嚴重。

欲解決以上問題，斯里蘭卡採取之政策有：

- a、結構轉型：如藉土地改革以增加鄉村勞力之吸收量。

- b、工資政策：儘量減少城鄉間之差異，以緩和鄉村至都市移民。

- c、重新調整教育系統以適應經濟結構之需：如採用強迫青年勞動並付給象徵性待遇來緩和年青並受過中等教育者之失業問題。

(3) 肯亞・

ILO 一九七二年對肯亞研究報告中指出肯亞的就業問題包括：

a、求職者無法找到令他們滿意的工作。

b、就業問題的核心也許並不是失業，而在就業本身；也即就業者所從事的工作並未能給予他們適當的報酬，這種現象被統稱為工作的貧窮者（working poor）。此名詞顯然涵蓋了傳統隱藏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無法盡括之內容；同時也指出在一個未實行社會安全制度的國家中，人們爲了生活，常不得不從事某稱經濟活動（非正式部門工作）以維持其最起碼的生活。

c、肯亞都市的失業率約爲八一一四%，但若包括上述所謂「工作的貧窮者」時，其失業率可高達二〇%。

d、經濟結構的不均衡性仍爲造成肯亞失業問題之主因。也即都市正式部門所採用之生產技術、方式不是鄉村移民所能勝任，而限於有限的土地，鄉村至都市移民似乎又無法避免；在工業部門未能吸收這些勞力的情況下，從事「非正式部門」工作誠屬自然。據統計，此部門提供了約二八一三三%的就業機會。

針對這些問題，肯亞採取之對策包括：

- a、加速經濟成長，以國民所得年成長七%爲目標。
- b、注重經濟成長成果的分配。

c、重視國內經濟之整合，減少區域及不同文化團體間之差距。

d、透過所得及財稅政策之運用，達成祛除部門間差距之目標。

肯亞對付失業問題對策中最大特色之一在其政府極重視「非正式部門」的正面效果。因此對不合法（非正式部門）住宅常採不加禁止或拆除的作法，並行重新審定買賣及商業證照審理過程，同時加強若干工業技術研究和發展，以使其成果能適用於非正式部門中。

綜合言之，以上三個國家對就業問題所提出的政策具有下述優點及特色：

開發中國家都市「非正式部門」之研究

1. 這三個國家的研究一致認為就業問題為發展問題的核心，吾人不能企圖單由經濟成長的重視來解決就業問題。
2. 三個國家的研究對不同性質的就業問題，都能加以說明。
3. 三國均以經濟結構不均衡發展之事實探討不同就業狀況，對並非整個勞動市場都有失業問題事實之體認相當深刻。
4. 「工作之貧窮者」觀念的提出頗具價值。

不過，幾乎所有政策性之建議，均為一不顧及現實政治環境的烏托邦式建議。政策的基本精神—成長與分配並重的論調被批評為在本質上尚未脫離「加速經濟成長模式」(*accelerated growth model*)¹¹。此外，由經濟結構雙元性觀點所作成之決策，被認為忽略了兩個不同部門間關係層面之分析。*Leys* (註11) 即會指出，此種在既定結構下的政策性建議多少似在助長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發展，其在根本上並未考慮國內、外之權力結構及這種結構運作對不同部門經濟活動的影響。

2. 都市性政策：

為了進一步了解都市貧窮者(*urban poor*)產生的原因與內涵，以及對這些人接近都市勞務困難情形進形評估，在上述國家性政策提出的同時，ILO 也特別選擇了若干都市作深入研究(註111)。

基本上，ILO 對開發中國家都市的個案研究之理論基礎係建立在一九七三年由 *Paul Bairoch* 提出的一篇報告(註111)上。*Bairoch* 認為要解決因雙元結構帶來的都市貧窮問題，政策當局必須在都市的過度就業(*urban over-employment*)或鄉村的未充分就業(*rural under-employment*)間作一選擇。

Bairoch 深信在開發中國家過度都市就業帶來的壞處及缺失將遠超過鄉村地區的未充分就業。他指出若允許都市化現象持續不斷，則都市地區的非正式服務業部門必將愈形擴張；這種發展將阻礙整個經濟結構之轉型。都市化地區過多失業者的事實，在他看來更將形成政治穩定上的一大威脅。總之，*Bairoch* 認為在都市地區創造就業機會的代價超過鄉村地區之未充分就業；是以他認為採取鄉村未充分就業的政策較合適。具體而言，*Bairoch* 在解決都市失業問題方面會提出下列一套辦法(註114)

(1) 限制鄉村至都市移民方面：

a、提昇農業部門發展在整體發展計畫中之地位。

b、緩和人口成長。

c、縮小城鄉所得差距。

d、重新調整教育的內容及方式。

e、改善鄉村地區的公共設施。

f、必要時以警力強行限制人口由鄉村移入城市。

(2) 減少都市失業並增加其勞動生產力之權宜性措施：

a、藉都市公共設施之投資，以創造都市就業機會。

b、予失業者符合都市所需之再就業訓練。

c、增加製造業部門之就業機會。

除參酌上節中全國性就業問題對策外，ILO 對下述開發中國家都市失業問題之研究目的即在驗證 Bairach 上述政策之是否可行。

(1) 着手於鄉村地區之政策：

a、加爾各答：藉土地改革改善農村生活，增加農業生產，減少人力外流。

b、雅加達：

(a)、改良農業灌溉方式，增加土地使用之強度，減少季節性勞力之流動，以達鄉村地區全年均有就業機會之目的。

(b)、必要時，採用警力限制鄉村人口移往城市。

着眼於鄉村地區之政策在各都市研究中均被證實僅為一種一般性、輔助性的方法，而非主要措施。事實上，許多都市體認到鄉村至都市移民乃勢所難免，在策略應用上，往往集中心力於如何增加都市就業機會方面之考慮。即使像亞拜然（象牙海岸

首都）和雅加達較注重鄉村發展的城市也不例外。只不過在策略上採取如何分散一個都市之公共設施及疏散工業投資至次要都市去，也即採用成長中心（growth pole）之策略來解決都市就業方面的問題。

(2) 着眼於都市地區之政策：

Bairoch 根本上認為都市非正式部門之發展將有害都市就業結構全面之健全發展，因此並不鼓勵都市非正式部門之成長，已如上述。然而，ILO 在肯亞全國性發展政策之研究中却肯定了非正式部門在解決就業問題方面之正面價值。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若干都市在這方面採取之對策：

a、亞拜然：

在亞拜然，都市非正式部門被視為經濟發展過渡階段的產品，故採取了力求協助其活動整合到整個工業結構中去的政策，這多少是受了雙元模型的影響。

b、加爾各答：

體認到在其就業市場中存在着文化及地區性差異的事實，故在政策擬定上雖仍以雙元模型為理論根據，却特別注意到農、工兩部門間之投入產出關係，企圖由了解何種都市部門產業之投資會對相關之鄉村部門產生影響來設計解決就業問題之方案及對策，俾透過策略之運用，不僅能製造出都市部門中更多的就業機會，且亦可擴大鄉村中某些部門之發展而減少人口外移的趨勢。

c、雅加達：

雅加達有一龐大的非正式部門（tertiary sector），對此部門之發展採取之政策有：

- (a)、直接投資非正式部門之公共設施，或用補貼私人方式幫助此部門工作者取得土地、住宅。
- (b)、直接貸款給非正式部門之工作者以助其發展。
- (c) 協助造就此一部門中的專業及管理人才。

d、聖保羅：

聖保羅一市的移民高達三〇%，故政策上採取了直接投資非正式部門內之公共設施的作法以協助都市中此部門的發展。

。至於在鄉村方面，政策目標僅以達成保留都市未來發展所需土地並確保其能提供都市所需糧食為依歸。

由上述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 Bairoch 提出的政策性建議在實際執行方面多少遭遇到一些推翻及修正。雅加達、加爾各答等市強調以成長中心策略來解決都市就業問題；聖保羅則根本不重視鄉村性策略而將政策重點放在都市的非正式部門。國際勞工組織、世界銀行及國際開發總署等國際機構後來在面對如何解決開發中國家就業問題時乾脆集中全力於都市非正式部門上可說不是沒有理由的。下面就讓我們看看國際開發總署在若干國家所作過這方面的研究。

3. 部門性政策：

一九八一年，在國際開發總署（AID）及一些富裕國家的贊助下曾完成一次頗具規模針對若干開發中國家都市非正式部門之政策方案研究（註二五）。該研究報告中確立了開發中國家從事非正式部門工作的三種不同類型（註二六）：

- (1) 邊際性（marginal）：這類型從業者最大的特徵在於他們所最關心的事為如何生存糊口（day-to-day survival）。這些人常無固定工作場所，如街角賣香煙、糖果者。小孩、婦女、新進入城市中的移民構成此類型的中堅。在基本上，他們欠缺對現代企業經營方式的了解。
- (2) 非常小的企業（very small enterprise）：指那些在城市中已呆了一段時間，少許具有現代商業常識的經營者。
- (3) 小型的企業（small enterprise）：比第(2)類者具有更多一些的商業常識，必要時也懂得再投資，如鷄販、裁縫、鞋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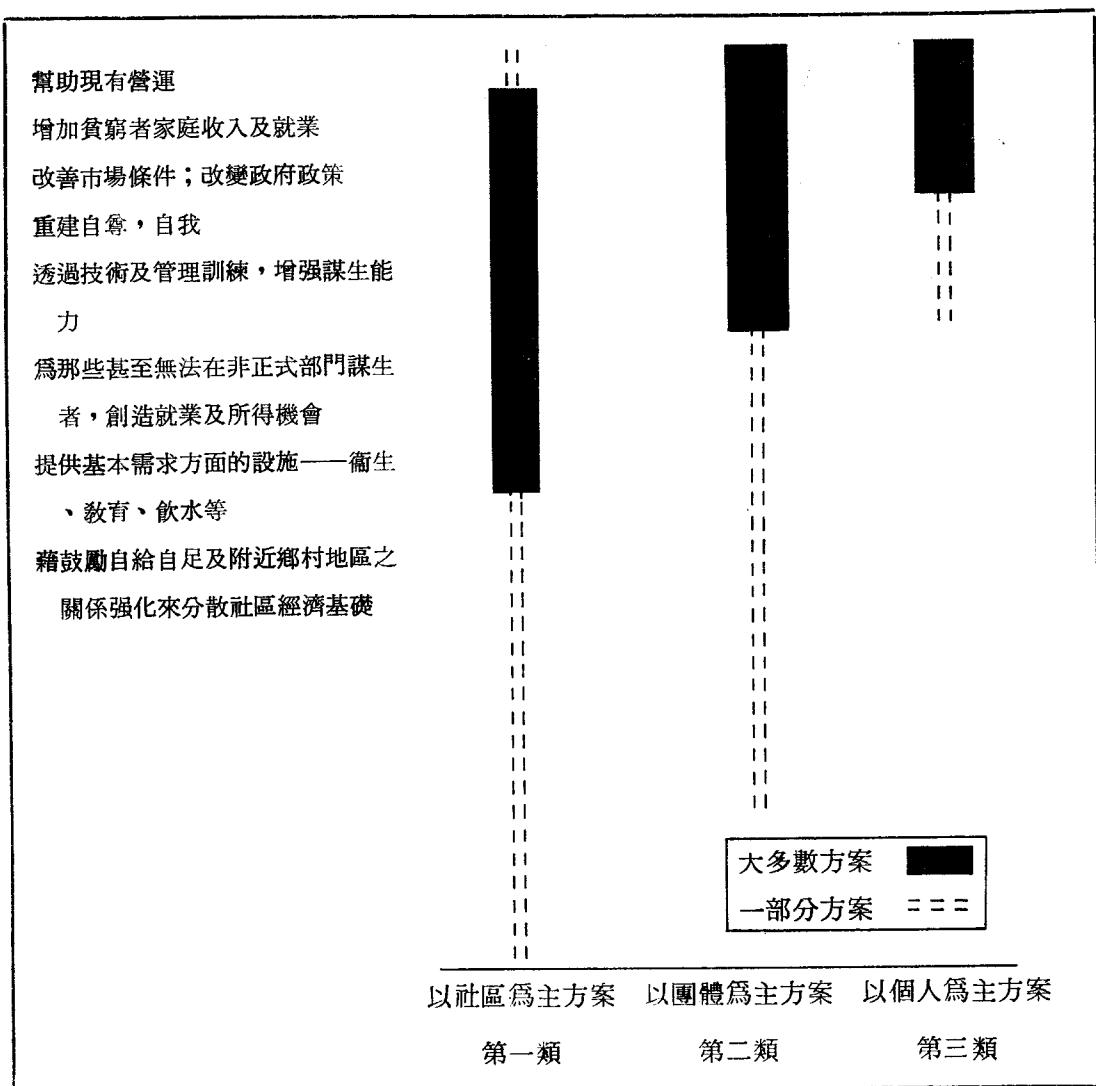
AID 調查研究結果指出，針對這三種不同類型的非正式部門從業者應設計不同的方案。不過，資金（credit）的缺乏似乎是非常小及小型企業們共同的需要。AID 報告中建議以長期、低利且大量的貸款（註二七）來協助這兩種類型企業之發展。實際採用此政策的若干國家之經驗顯示，這些企業大多能運用獲得的貸款從事下列事務：

- (1) 清償欠債。
- (2) 縮短購買原料或商品的時間，並給予部分顧客賒帳優待而擴大其營業範圍。

- (3) 由於有能力大量購進原料及商品，而降低經營成本。
- (4) 開發新的市場。
- (5) 改善生產設備及方法（如鞋匠及裁縫師）。
- (6) 擴大現有營業項目或開始一項新的投資。

總之，AID 在這些開發中國家的經驗說明了對不同類型的非正式部門從業者應有不同的策略。在針對邊際性工作者方面，似乎以社區發展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最為恰當。這種政策的目標不僅只是在提供他們適當的所得機會，同時更希望能透過社區自助的力量幫助這些人獲得生活上最需要的基本設施，並重建自我。對於非常小的企業，由於他們已具有維持基本生活的能力，故可採用一種以團體擔保的貸款方式來協助其進一步的發展。至於小型的企業，則可透過有創新觀念的商業銀行貸款來幫助其成長。在執行上，這三種方式牽涉的成本，政府干預的程度均有差別。大體言之，第二及第三種方式較第一種方案的成本為低，干預也較少。表 1 為對這三種方案的簡略比較。

表 1 都市非正式部門政策方案目標比較一覽表



資料來源：Michael Farbman, *The PISCES Studies: Assisting The Smallest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Urban Poor* (Washington, D. C.: AID, Sept., 1981), 第23頁。

綜合而言，由上述各種政策的引介中，吾人不難看出解決開發中國家就業問題之政策，實則經過了全國性、都市性、而後部門性探討的三個階段。這些方案因理論基礎上有持雙元看法者，也有持依賴看法者；故在方法上及策略上自會因其立場及着重點的不同而有差異。不過，「非正式部門」此一概念在了解並解決都市就業問題上的重要性似乎却愈來愈被肯定了。

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各節內容，我們不難看出「非正式部門」在開發中國家扮演了以下幾項重要的功能：

1. 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許多國家的研究證實，約有二〇—五〇%的就業機會係來自非正式部門。
 2. 所得的主要來源：在奈及利亞，其正式部門就業機會之年增加率爲一·五%，而勞動力之增加率却爲六%。非正式部門除提供就業機會外，自亦成了人們所得的主要來源。又如拉丁美洲一九七〇年正式製造業部門就業率反較一九二五年時下降亦是一例。
 3. 生產量多：Chuta 及 Liedholm (註一八) 一九六七年在獅子山所作研究會指出該國工業部門四三%的附加價值係來自非正式部門。
 4. 勞務提供者：一九七七年一項研究報告會指出在非洲烏干達首都中，總所得的四〇%係消費於購買非正式部門的勞務上。一九七九年由 Nihan 和 Jourdain (註一九) 主持的一項研究中也提到非正式部門中，九一·三%產品係用以提供中低收入消費所需的勞務。
- 儘管「非正式部門」具有上述功能，不少研究却指出此部門的成長往往會受到下列條件的限制和影響：
1. 缺乏充裕的資金：Marris 及 Somerset (註二〇) 在肯亞所作的研究即指出三分之二受訪者一致表示資金的缺乏是他們最大的問題；而在菲律賓，八三%的中小企業方案受益者公認資金 (credit) 是他們最迫切需要的，也是在方案中最愛歡迎者。
 2. 缺乏純熟的商業運作技巧。

3. 地方當局的限制、管制及脅迫。如在奈若比（肯亞首都），所有攤販、裁縫師、理髮師等都必須取得證照，而警察之強行管制有時更限制了他們到市區人潮集中所在去賺取較多的利潤。

4. 原料及貨源的不確定。非正式部門限於小規模經營的關係，常只能小量購買原料及貨品，因此自然就必須付出較高的單位成本。

基於這些事實，不少研究指出正式部門的發展終必吞蝕非正式部門。然而，由以上各節的討論中，我們當不難發現：人口不斷由鄉村湧入都市；因全球技術更新過快，若干正式部門所承受的負面影響並不亞於非正式部門；經濟持續的不景氣扼止了人們繼續大量投資於正式部門的意願；以及非正式部門為減低成本而外包或鑽法律漏洞之營運方式等現象將使非正式部門的未來發展益形擴大和延續。非正式部門既然如此重要，則在擬定都市就業政策時，究竟如何處理此一部門？由以上各國的經驗及既有學理兩方面，本文僅提供下列幾點作為未來繼續研討的方向：

1. 不論是採取「都市貧窮者」或「都市非正式部門」的概念，吾人都需瞭解這個部門涵蓋的絕非單一類型的活動。相反地，不同類型、不同需要、不同問題構成此部門之特色，是故在擬定解決問題對策和方案時宜依其不同性質及優先順序分別加以考慮。
2. 傳統對非正式部門特性的一些假設，如邊際性、服務性、容易進入……等已先後被不同研究所推翻（註三）。在研究一國都市非正式部門就業政策時，宜先認清該國「非正式部門」所具特性，決定究竟希望幫助對象，以免因認識不清或有偏差，而帶來政策負面性的結果。
3. 對正式與非正式部門間存在關係所持立場的不同會導致不同政策及方案，這點在未來尤其值得詳實研討。如一國非正式部門之消長與該國經濟發展階段究竟有無關係，若有，又到何程度，便是一例。
4. 非正式部門中包括許多非法性活動，欲全盤了解此一部門之運作，研究方法方面之突破頗為重要。

總括來說，「非正式部門」在可遇見的將來對了解開發中國家都市經社結構的轉變方面仍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其實在已開發國家中又何嘗不是如此）。目前國內正重視的攤販及地下經濟問題即為明證。倘吾人於決定對策之先，能較踏實地針對國

內這兩種經社結構作深入研討、分析，則在解決核心問題方面當更能痛下針砭、期待果實。在這方面，深盼本文所舉相關的理論及他國經驗多少具有一些參考的價值。

註釋

- 一•詳請閱 Keith Hart 著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載於一九七一年之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中。
- 二•同註一，第六九頁。
- 三•詳請閱兩人合著之 “Who are the Casual Poor?” 一文，載於一九七九年出版之 *Casu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一書中，第三至第二三頁。
- 四•同註三，第五至七頁。
- 五•Bromley 與 Gerry 特別強調其四種分類間之工作者有很高之流動性。換言之，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兩種不同的所得來源，也可以在不同時間中，隸屬不同的工作身份。
- 六•詳請閱 Dipak Mazumdar 所著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一文之說明。該文於一九七六年發表於 *World Development* 第四卷第八期，第六五五至六七九頁。
- 七•詳請閱 S. V. Sethuraman 於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月號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上發表的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Policy” 一文之附錄，第八一頁。
- 八•詳請閱 John Weeks 發表於 Jolly 等所編於一九七三年在英國出版之 *Third World Employment* 一書中之 “Does Employment Matter?” 一文。
- 九•詳請閱 Rob Davies 著收入 *Casu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一書中之 “Informal Sector or Subordinated Mode of Production? A Model” 一文。
- 註一〇•King 以肯亞機器製造工人之情形詳細描繪出小型企業與正式部門間之關係，詳請閱其於一九七四年發表於四月／五月號 *World Development* 中之 “Kenya's Informal Makers: A Study of Small-Scale Industry in Kenya's Emergent Artisan Society” 一文。
- 註一一•有關不平等交換關係觀念之說明，以 John Watson 和 Portes, Alejandro 兩人合著 *Labor,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一書中第三章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最為簡短清晰，該書於一九八一年出版於紐約。
- 註一二•在開發中國家，我們慣用「非正式部門」一詞，而在已開發國家則往往以 Underground economy 、 Clandestine employment, twinlight zone 等說明相同之概念。
- 註三四•註一四•不論是 Marginality 或 territorialization 之概念，最早均指拉丁美洲之都市就業狀況，但此兩觀念今天已遭到許多批評，在使用時多半有負面意義。
- 註一五•同註一。
- 註一六•同註九。
- 註一七•由此觀點探討非正式部門問題的學者不少，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 Alison MacEwen Scott, 詳請閱其發表於 *Casu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一書中之 “Who Are the Self-Employed?” 一文。
- 註一八•詳請閱 Caroline O. N. Mose, 於一九七八年發表於第六卷第九／十期 *World Development* 上之 “Informal Sector or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Dualism or Depende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一文。

註一九•回註一七。

註二〇•同註六。

註二一•詳譜閱 Leys, C. 發表於一九七四年 *African Affairs* 十二卷 “Interpreting African Under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ILO Report on Employment, Incomes and Equality in Kenya” 一文。

註二二•由 Bairoch Paul Bairoch 於一九七二年由 ILO 編成 *Urban Un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一書。

註二三•由 Bairoch Paul Bairoch 於一九七四年由 ILO 編成 *Urban Un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一書。

註二四•回註二三，第四章及結論。

註二五•詳譜閱 Michael Farbman 主編之 *The PISESE Studies: Assisting The Smallest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Urban Poor* 於一九八一年由美國國際開發署出版，該報告

通常被簡稱為 PISESE Report.

註二六•同註二五，第一九至二〇頁。

註二七•同註二六，此地所謂長期為三個月至一年，低利指每月1-10%或以下利息，大量指至少能用以購買設備及存貨而言，詳請參考該報告第二八頁。

註二八•詳譜閱 Enyinna Chuta 及 Carl Liedholm 於一九七五年合

著之 “The Role of Small Scale Industry in Employment Gene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l Research Results from Sierra Leone”，由賴根寧立大學農業經濟系出版。

註二九•詳請閱兩位於一九七八年發表於第十一卷第六期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之 “The Modern Informal Sector in Nouakchott” 一文。

註三〇•詳譜閱兩位於一九七八年發表於第十一卷第六期 *African Businessmen: A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一書，由 Routledge 及 Kegan Paul 書店於一九七一年出版。

註三一•Lisa Peattie 以人類學觀點為倫比亞首都所作之個案研究推翻 ILO 報告中提出的錯認在大都會假設。詳請閱其所著 “Tertiarization and Urban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及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ncepts of Dualism,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Marginality in Developing Urban Economics” 兩文。另外也請參看由 Janice E. Perlman 所編加州大學於一九七八年出版之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一書。

註三二

Bairoch, Paul *Urban Un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va: ILO, 1973)

Breman, Jan “A Dualistic Labor System? A Critique of the Informal Sector Concep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76), Vol. 11, Nos. 48, 49 & 50, pp. 1870-1875, 1905-1908 and 1939-1944.

Bromley, Ray and Gerry, Chris, “Who are the Casual Poor?” *Casu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9), Chapter 1, pp. 3-23.

Business Week, “The Underground Economy's Hidden Force,” April 5, 1982, pp. 38-43.

Davies, Rob “Informal Sector or Subordinate Mode of Production? A Model,” *Casu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op. cit., Chapter 5, pp. 87-104. De Grazia, Raffaele “Clandestine Employment: A Problem of Our Times,”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 Hart, Keith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73), Vol. 11, No. 1, pp. 61-89.
- King, Kenneth J. "Kenya's Informal Machine-Makers: A Study of Small-Scale Industry in Kenya's Emergent Artisan Society," *World Development*, (1974), Vol. 2, No. 4/5, pp. 9-28.
- Kitching, Gavi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Kenyan Dependency,"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977), No. 8, pp. 56-74.
- Le Brun, Olivier and Gerry, Chris "Petty Producers and Capitalism,"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975), Vol. 3, pp. 20-32.
- Lloyd, Peter *Shuns of Hope? Shanty Towns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 1979)
- Lozano, Beverly "Informal Sector Workers: Walking out the System's Front Do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7, No. 3, September, 1983, pp. 340-362.
- Logan, M. I. "The Shift from Informal to Formal: Some Costs and Benefits of Large Scale Industrializ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to 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4th Inter-Congress, Singapore, September 1981.
- Mazumdar, Dipak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World Development*, (1976), Vol. 4, No. 8, pp. 655-679.
- McGee, T. G. "Circuits and Networks of Capital: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National Urbaniz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Urba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Region, Taipei, Taiwan, January, 1984.
- McGee, T. G. "The Poverty Syndrome: Making Out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Casu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op. cit., Chapter 3, pp. 45-68.
- McGee, T. G. and Yeung, Yue-man *Hawkers in Southeast Asian Cities. Planning for the Bazaar Economy*,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1977)
- McGee, T. G. *Hawkers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City*,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4)
- Moser, Caroline O. N. "Informal Sector or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Dualism or Depende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78), Vol. 6, No. 9/10, pp. 1041-1064.
- Obregon, Anibal Quijano "The Marginal Pol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Marginalized Labor Force," *Economy & Society*, (1974), Vol. 3, No. 4, pp. 393-428.
- Peattie, Lisa R. "'Tertiarization' and Urban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Urban Research Vol. 5: Urbanization and Inequality / The Political*

- Economy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W.A. Cornelius, F.M. Trueblood (ed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4) Chapter 4, pp. 101-109.
- Peattie, Lisa R.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ncepts of Dualism,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Marginality in Developing Urban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80), Vol. 5, No. 1, pp. 1-31.
- Perlman, Janice E.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Perlman, Janice E. "Rio's Favelas and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Politics & Society*, (1975), Vol. 5, No. 2, pp. 131- 160.
- Portes, Alejandro and Walton, John *Labor,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 1981), Chapter 3,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pp. 67-106.

- Scott, Alison MacEwen "Who are the Self-Employed?" *Casual Work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 op. cit., Chapter 6, pp. 105-129.
- Sethuraman, S. V.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114, No. 1, July-August, 1976, pp. 69-81.
- Souza, Paulo R. and Tokman, Victor E. "The Informal Urban Sector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114, No. 3, November-December, 1976, pp. 355-385.
- Tokman, Victor E.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Informal-Formal Sector Relationships," *World Development*, (1978), Vol. 6, No. 9/10, pp. 1065-1075.
- Weeks, John "Does Employment Matter?" *Third World Employment*, R. Jolly et. al., (eds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3), pp. 61-65.